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竞选州长

W. H. SHILLE
W. LINGZHU

[美] 马克·吐温 著

王汉梁 译



名家
推介

■ 一幅现代政治的绝妙讽刺图
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选举闹剧
一个尴尬人物的失意仕途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名家
推介 ·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竞选州长

[美]马克·吐温 著
王汉梁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竞选州长 / (美)马克·吐温著;王汉梁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1

(名家推介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ISBN 7-5396-2363-2

I. 竞... II. ①马...②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053 号

竞选州长 (美)马克·吐温 著 王汉梁 译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48

印 张:4 $\frac{2}{3}$

字 数:8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363-2

定 价: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名家推介]

马克·吐温(1835—1910)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幽默尖锐、对现实刻画入木三分而著称。

马克·吐温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镇,他的父亲是一位收入微薄的乡村律师,在马克·吐温十二岁时即去世。贫寒的家境迫使他不得不过早地出外独立谋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对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各种生活、各种人物非常熟悉,感触颇深。

1865年,他在纽约一家杂志上发表幽

默小说，结果一举成名。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1870年，他与纽约州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奥莉薇娅·兰登结婚。婚后曾长期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定居，辛勤写作，硕果累累。他的《汤姆·索亚历险记》、《镀金时代》、《王子与贫儿》、《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世界名著。

1893年，他因投资制造自助排字机失败而破产。为了还债，他不得不到夏威夷、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等地进行巡回演说。不过，他也因此扩大了眼界，对各国各地区人民的生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与思考。1900年10月，他率全家回国，成为美国文坛的领袖。

马克·吐温的名作《竞选州长》，很早就收入学生的语文课本，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作者写这篇小说时才三十五岁，但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性的卑劣以及

政客的无耻已经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并对此作了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揭示，笔锋之幽默尖锐、犀利无比，令人叹为观止。

《神秘的陌生人》是马克·吐温晚年的一部惊世骇俗的杰作。随着年岁的增长，作者对于社会人情的观察与认识也就越加深刻。优秀的作家往往都是思想家，马克·吐温也不例外。他不仅是一个写故事的高手，更可贵的是，还有自己独特而又深邃的思想。在这部作品中，他借助一个神通广大、怪异迷人的精灵撒旦降临人间，对人间社会的种种黑暗、邪恶和弊端，以及种种荒唐可笑之处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对人性的卑劣、社会的不公继续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无可逃避的宿命，以及祸福相依互为因果等哲理做了极富艺术魅力的阐述。作者晚年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索越发深入，形成了一些比较独特的见解，这些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和马克·吐温的其他名作一样，这篇



小说情节生动,细节描写真实深刻,笔法幽默讽刺,极具可读性。

王汉梁

著名翻译家

电视台编导

目 录

| | |
|-------------|----|
| 竞选州长····· | 1 |
| 神秘的陌生人····· | 10 |

竞选州长

几个月前,我被提名为大纽约州的州长,代表独立党与约翰·T·斯密斯先生和勃兰克·J·勃兰克先生竞选。我觉得自己比那两位先生具有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名声好。翻翻报纸就不难发现,他们即使明白好名声意味着什么,也已为时过晚了。这些年来,他们置身在各种丑闻之中,一切昭然若揭。不过,此刻我在暗自庆幸自己的清白时,欢喜之余内心深处却有一股不安的浊流在“搅动”着。那就是不得不听凭我的清名与这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被四处传播。我变得越来越不安了。最后,我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祖母。她很快

回信，并尖锐地指出：

“你一辈子从未做过对不住人的事，从来没有过。你瞧那些报纸，再看看他们，便可明白斯密斯与勃兰克先生是什么样的人了。然后你再考虑自己是否愿意降低身份同流合污，与他们一起做公开竞选。”

这正是我的想法！那天我一夜不曾合眼。然而，我毕竟还是不能打退堂鼓啊。

我已被完全卷入其中，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吃早餐时，我漫不经心地浏览报纸，突然有一段消息映入眼帘。老实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困惑过。

“伪证罪——现在既然马克·吐温先生在大庭广众前是州长候选人了，那么他就应该降尊纡贵解释清楚，他是怎么被判犯了伪证罪的。这件事发生于1863年，在可钦支那的瓦克瓦克还有三十四名证人。该案涉及他企图抢夺一小块贫瘠的大蕉地。它原本属于当地一名穷寡妇与她那些可怜的孩子。这是他们处在孤苦无助境况

下的惟一依靠。吐温先生有必要对自己、对要求选他的广大选民澄清此事,他愿意这么做吗?”

我大惊失色!多么残忍卑鄙的指控啊!我从未到过可钦支那!我从未听说过瓦克瓦克!我压根儿不知道哪个劳什子法庭非法判决的什么大蕉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气疯了,但又无可奈何。我什么都没干,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早上那张报纸登了这么一段话——话并不多。

“真有意思——大家注意到,吐温先生对可钦支那的伪证罪耐人寻味地保持沉默。”

[请记住——在大选期间,这份报纸一直称我为“臭名昭著的伪证罪犯吐温”。]

接着,《新闻报》登了这么一段文章:

“我们想知道——新的州长候选人必须向他的选民(为了投他的票而备感痛心)交待这件事:他在蒙大那州野营时,与

他同营帐的伙伴经常丢失贵重的小物品，后来这些失物居然在吐温先生身上、或他的‘箱子’（他把杂物都卷在报纸里）中找到了。为了他好，大家不得不给他一个友好的警告，并在他身上涂柏油、粘羽毛，让他骑杆游街，然后把他逐出了野营地。他会向大家交待吗？”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居心叵测的邪恶吗？我这辈子还从没去过蒙大那州呢。

[从那以后，这份报纸就习以为常地称我为“蒙大那州的窃贼吐温”。]

我一拿起报纸就忧心忡忡，就像掀起一条底下藏着一条响尾蛇的毯子似的。一天，我看见了这么一条新闻：

“谎言被戳穿——根据五方位区的密契尔·弗兰纳根先生与瓦特街的斯诺伯·赖弗铁先生和凯蒂·墨历根先生所做的宣誓证言。马克·吐温先生曾恶意造谣，说我们尊敬的领袖、勃兰克·J·勃兰克的已故祖父曾因为拦路抢劫而被处绞刑。这真

是一派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看到有人竟不惜用谎言诋毁死人、用败坏别人声誉的无耻手段以求得政治上的成功，德高望重者实在痛心之至。一想到这种居心不良的不实之词定会使死者亲友痛苦莫名，我们几乎想号召受凌辱的民众立即对诽谤者实施非法报复。不过，且慢！还是让他的良心去忍受被折磨的痛苦吧（虽然如果民众一时情绪失控、火冒三丈把他打伤，法官也不能就此定罪，法院也无法就此量刑）。”

这句巧妙的结束语使得“受凌辱的民众”当晚拥入我家的前门，我翻身下床马上从后门溜了出去。他们闯进来后怒不可遏地砸坏家具窗户，离去时把能带走的东西抢劫一空。我可以手按《圣经》发誓，我从未诽谤过勃兰克先生的祖父。再说，在这之前我也从未听说或提起过他。

[顺便提一下，上述报纸以后老叫我“盗尸犯吐温”。]

接着，报上又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

注意：

“好一个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原定昨晚在独立党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一篇诋毁性的演讲，到时候他却没有来！他的医生来电称他被一辆疾驰的马车撞伤，腿部骨折，正痛苦万状不得动弹等等，以及类似的废话。独立党代表竭力想相信这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托词，装作不知道他们提名为候选人的那个浪荡鬼缺席的真正原因。其实昨晚有人看见有个喝得酒水糊涂的人踉踉跄跄地晃进吐温先生下榻的宾馆。独立党代表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出来证明那个醉鬼不是马克·吐温本人。这回他终于被我们逮住了！此事无可回避。大家众口一词，要大声喝问：‘那个人究竟是谁？’”

真是匪夷所思，不可思议，我居然会卷入如此不名誉的疑案之中。要知道我已经有足足三年滴酒未沾了呀。

[那张报纸在下一期里马上信心十足地给我起了个绰号：“酒鬼吐温先生。”我

知道他们还将这么不依不饶地一直叫下去,我居然不觉得痛苦,真是见多不怪,我也麻木了。]

那时候,我收到的大部分是匿名信。举例如下:

“那个被你踢出家门的讨饭婆现在怎样了?——包打听”


还有:

“你的所作所为除我之外别人都不知道,你最好撒几个小钱给鄙人,否则咱们报上见分晓。——惹不起”

大致上都是这样的内容。读者若想听,我还可以举例,直到你们恶心为止。不久共和党的党报“判定”我犯有巨额贿赂罪,民主党的党报“揭发”我犯有耸人听闻的讹诈罪。

[这样,我又多了两顶帽子:“肮脏的腐败分子吐温”与“恶心的讹诈犯吐温”。]

这时候,要求我对那些可怕的指控做出“回答”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至于我党的



编辑与头儿们表示假如我继续沉默的话，我的政治生命就完了。就像使这样的呼声变得更加迫切似的，第二天有一份报纸又登了这么一段文章：

“瞧这家伙——独立党候选人继续保持沉默，因为他不敢开口说话。对他的每一种指控都查有实据，并被他自己意味深长的沉默一再确认。到了这一天，他是怎么也赖不掉喽。独立党的代表们，看看你们的候选人吧！瞧这个臭名昭著的伪证罪犯！蒙大拿的窃贼！盗尸犯！再看看那个醉鬼的化身！肮脏的腐败分子！令人恶心的讹诈犯！大家看清楚了，好好想一想，然后决定你们是否把自己庄严的选票投给这么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他竟连张嘴否认一下都不敢！”

我沮丧至极，又无法脱身，只得准备“回答”那些乱七八糟、既荒唐又恶毒的指控。可我还没来得及做这件事，第二天一早报纸上又发动了一轮新的骇人听闻的恶

意攻击,说我纵火烧了一家精神病院,里面的人统统被烧死,只因为这个病院挡住了我从家里望出去的视线。我真是惊骇莫名。接着,又说我为了抢夺叔叔的家财而毒死了他,并迫不及待地要求开棺验尸。我的精神已近乎崩溃了。更有甚者,他们又指责我在主管育婴堂时雇用老眼昏花、做不来事情的自己人烧饭。我已经摇摇欲坠。最后,对我的无耻迫害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一次公众集会上,九个刚会走路的不同肤色的小孩穿着破衣烂衫,被人教唆着冲上讲台,抱住我的大腿,口口声声叫我:“爸爸!”

我只好放弃,降旗服输。我不符合纽约州州长竞选活动的要求。于是我递交了不当候选人的辞呈,并万分痛苦地在上面签了字:

“你忠实的朋友,过去是个正人君子,可现在却成了伪证罪犯、窃贼、盗尸犯、醉鬼、腐败分子和讹诈犯的马克·吐温。”